



對山集卷之十

書

答蔣文暉書

使至辱手教稱譽太過山林潦倒之人豈所敢當然
高誼在心何日忘之每念動履清佳此天祐

邦家篤生才俊故眷顧保護無所不至非偶然也比
見料理砦賊事寫

九重悉令施行明良相逢千載一覩秉節諸公能悉
依所畫指日可了也自夏徂秋旱乾之厄自太行東
西以及蜀楚赤地相望加以方內多事流離荼苦所

不忍言還秦之日宜有以為之計也陳封君壽文章
草撰上請改教登軸不勝至願咫尺之地不能躬送
旌節耿耿之懷詎可言盡萬萬保愛以慰斯文之望
幸甚

答教子發

仰間使至辱手教感荷無任執事在閩中以躬履之
餘誘掖多士與所謂聲音笑貌者不可同年語也傾
仰萬萬殆何可言顧不能先物請益振起荒惰為媿
耳忽承佳貺益重悚媿使還先此布謝不日將往華
山儼到省下當遂趨侍冬初微寒伏惟保愛不宣

與楊叔安

介來辱教慰諭感荷無任此兒祿命舊見日者推筭
多言止此而僕未信乃果如此雖其數有不可易僕
以垂老之年何以丁此也鄜媵之子消息恍忽有無
不可知親友具有所教恐命之所無人不能違耳承
奠亡兒太厚僕輩送令愛還草草附謝府上所遺纖
細得令之隨行伏惟鑒照是荷

與鎮西將軍曹公書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

如此此

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構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係父母妻子劫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北固憂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必用誅殄爲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爭效順之心所謂

爲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募遣人詣丘鉞謀內應丘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之恨即未能啖肉啣髓盡鬻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得矣况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後張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机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煮粥以水植稻蓋此之喻也夫昂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筭埃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

其股肱已悉前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書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謝墓誌之寄當時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况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

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由六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六郎與令兄弟作孽伯循亦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邑若虓虎亡櫻也即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犯其更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况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興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闖

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
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興難以危伯循也夫與伯
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
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
萬萬以理自遣為是小書二冊附上啓覽乞恕所不
悉也

與何粹夫書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宜受重幸乃冒輕典直先生陰
庇

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

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顧隆篤僕烏足
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
盡無又多暇日可以菜薪時樂此其叨冒豈細哉冬
初見遞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蓋時事若此安
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漢中蜀楚之盜
方熾未艾而來治者率乏統御張弛之道輕襲
國威辱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務為苟且迂濶
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賊勢更盛當復
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卧東山也友人楊吳二君
來值有手足之瘍不能盡所欲言惟保重保重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教札兼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
 骨肉乃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愚行雖萬萬
 死生不可搖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
 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
 諸天下否修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肩被污穢如
 此何以為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
 不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即使長生百年有顏
 回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
 下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然則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
 以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
 以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
 同感

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
 以歐此寔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况當時邪然惟
 天地祖宗及我

孝皇

聖靈默鑒而已辱人必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
 謝若他人則閉口去天不能瞻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

爲

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先生書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形迹卒罹大謗蓋公愛惜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污穢所不敢當不在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

爲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更事未熟早作夜息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苟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自信之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杵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僅方以君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罹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時大臣方以小人之惡飭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

之僕一身何兼被俱有如此蓋苟可以去官殺身於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之迹何抹哉老兄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為老兄所不棄矣兒子昭胤歲首已出痘子無恙今能言且行承問具告冬寒伏惟保愛幸甚

與賈鳴和書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輒以龍穉之

資謬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含灼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塢子言發一笑耳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茹菘酌酒負小坐小軒拊絃倚唱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斲財匱固無得而辦也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以

聞老兄老兄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邪小書二本
附上俚種數猶爾不悉為之柰何千萬保練不宣

答揚宗文書

范生來承手翰具知李生事情然事已如此閔內鄉
大夫豈能人人白哉執事惟善處耳良度負公固厚
然已死矣則平生私憤可以悉為掃滌至其諸孤則
猶士大夫子也今不知置念已乎他日鄉人一相視
效豈不可寒心哉王學諭資質誠美然行不知禮少
不更事亦所不免既惜其才當教之以平易易親豈
可深礪慘刻如此不口王令來歸印於縣可能更若

是邪李氏諸郎愚昧謬妄豈但今日教中後將噬臍
之語其迹頗涉忘諱宜更思之李氏於我有何厚而
僕言如此凡以為執事也芻蕘之語始雖不堪聽徐
而思之或有可采者不得面陳切仰珍重

序

雍錄序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
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
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
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

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閔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閔中記與三輔皇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哉記者之難言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逮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所託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華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閔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過郃因以雍錄屬予為序於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關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心焉可也嘉靖辛卯秋八月丁亥序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踏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

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
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
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
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
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
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
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華李佳刻是書成以予為序
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

十月庚寅序

羨陂先生集序

羨陂先生者鄜杜王子敬夫也我

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
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鄜杜王
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王
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
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劇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於
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
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

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器順天通判瀛內艱
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將藏之家
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
惟臣於臨潼曰羨陂先生之集獻遊門墻之日久矣
願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
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
觀羨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
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興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
至其因懷陳致寫景道情則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
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

巨擘矣夫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
群而取亢皆是也予觀孟堅之于子長竊隘心焉故
歷述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
將有感于吾言也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
辰三月丁亥序

王氏家譜序

羨陂子嘗與余言明宗昭系莫要於譜君為張氏譜
甚善余欲為之顧以憂患相尋未暇也是歲秋莫以
書抵余曰譜幸成矣君盍序之以示余之後人夫大
家世族五世之後不能識其先人者皆是也况闒闚

之子乎羨陂子有憂之焉此王氏家譜之所由作也
上推所自以及其所生所以昭其系也揆拾遺行不
為溢美所以昭其德也體貌具述窳窳有地所以敦
其思也援昔據今開諭懇切所以昭其訓也王氏子
孫讀是譜者其亦知所勉乎關中言名族者咸寧之
楊三原之王隴之閩華之東鄆之王指不三四屈也
非先人之德基宥延施開啓厥後能至是乎夫盛者
衰之漸也窮者通之本也能以盛為懼而一事一為
必率循祖德而迓承休美則鄙之王又將轉而為臨
沂之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此亦羨陂子之意與

其所欲言者豈惟王氏之子孫所當勉之凡為人之
子孫者皆宜有所勉焉可也嘉靖壬辰冬十月辛卯
序

漁石類稿序

漁石類稿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
所撰也唐子巡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掌憲山西督
漕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為詩若文以及奏議文
移之大者皆于是乎類載之間出以示陝西提學僉
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予知唐子者宜序
諸其首子讀是篇所載爾雅正大春容涵渾可與今

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標效偶中臆得千萬一者自難擬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人謂唐子機軸本于左氏而无隱僻艱深之習議論肩于董賈而有溫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固不存固不得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蹟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古甫萬邦為憲者邪緝文之士當自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序

秉忠定議集序

秉忠定議集者巡撫四川都御史有臺宋公平貞之績也而何以茲名遵

宸音也維厥功既成貞方底定宋公上其事於朝

天子嘉悅西土燕又於是錫之璽書以賚公休四川藩臬大夫莫不欣躍奔走誦說其事或為歌詩賦頌記傳之文上贊鴻猷下宣光烈簡帙既滿傳播茲繁書人告勞爰謀刊布走使且繇請序其事將引諸編予於宋公既有盍簪之義又承規箴之愛徧閱茲衷

益增私忤切惟

聖天子文武聖神續承丕緒十又一年化治華夏德被草木朔方无跳梁之虜丹徼有重譯之裔所以越度古昔埒勲姚姒固

聖智天錫

皇監宏邁所致然一時佐

命之臣由內達外率能敷宣

皇度恢拓舊聞

明良之慶千載一時訂謀定命游說者无所奸聰明者无敢亂故宋公受鉞專征虜功神速如此雖其學

之所得者深見之所及者遠亦其行无所沮而算獲所籌武侯之擒孟獲晉公之平淮西其功一也夫議有不定則徃或仆矣秉有不忠則舉或疑矣非宋公不能有此非

聖天子無以知此千載之下章縫之士必有以仰思堯舜君臣之遇於今日者矣於乎休哉

送別少司徒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

是年夏虜寇榆塞鎮巡以狀上

聞闕庭

聖天子赫震天威

命將出師謂可以伸縮接濟兵不匱食者莫如戶部
左侍郎於是張公來公來三月儲糧山積士有戰
志虜震懼家息畏北遁蓋先是鎮巡諸公虜至有備
間有草竊率痛治之大衄而返今雖竊伏河套祇惴
然自保苟延避征不敢犯邊也已而有

命班師公將北還巡撫延綏都御史于公具書走使
請序鎮巡與方岳諸公所賦送別圖詩贈公之行予
昔在詞林公以名給事同備法從予接其論友其久
歆羨久矣乃果荐汝願願任世安危如此於乎偉哉
惟公茲來所經畧者延綏一方之餉爾事雖甚難以

公之才猶操大阿以剗羔節无弗迎鐔解者歸則天
下之餉莫不仰之河南山陝至戊子至今頻經歲凶
方旱而水室廬傾覆禾稼漂沒流移之民蔽山盈谷
捐棄老稚哭聲徧野鉅村名聚蕭然空堵厓

九重之慮竭司農之財匍匐拯救小得遺幸未枕籍
郊原而死如甲辰爾又能供賦稅給邊邪此漁石公
所以畧貴重乘羸馬沿村履野問民疾苦也非公之
所親見與所當軫念者哉夫與世任安危者公之所
志予之所知也今日之行凡西北至計莫不備觀而
具審也尚與言之

廟堂以求長治久安之道賑之何以為時預之何以為策則天下之人舉得以蒙其滂沛洋溢之恩而各邊之倉廩非所慮矣此百姓所以日夜矢心望之當途焉者其叙別之情詠嘆之美則鎮巡方岳諸公所賦之詩各以道之予弗敢贅嘉靖十一年壬辰秋八月二十八日癸卯序

鄆縣志序

漢陂先生既為鄆縣志時南臯公在陝西撫堂聞之取其稿付知西安南埠李侯刻之以傳謂志者記也記其地之沿革風俗異宜與政教文獻之大畧爾顧

世多昧焉弗知猥繁冗雜漫不足視刊是志所以啓後之作者使知方也而民之疾苦後之繁簡政之得失官師之淑慝咸於是乎具之又所以昭鑒戒慎從違其訓遠矣李侯承命唯謹遂付之梓人刻將成漢陂公以書抵予謂予當序諸首予惟鄆古豐鎬之地周之王京其故蹟遺墟雖父老无知也况其文獻乎予每以語漢陂公冀亟為之乃南臯公有此佳舉豈非是地之一幸乎遂序其歲月於首以示鄆之後賢君子知所自云嘉靖癸巳正月念又一日甲子序

登峨山詩序

陝西左方伯安厓黃公以在蜀時所詠登峨眉山詩一帙寄予曰是編所載頗具峨眉之勝子其序之於首將藏諸家笥以識平生遊眺之槩俾後人視焉予取而讀之其條理燦然即不至峨眉已若坐詠累日者矣公昔以名進士改庶吉士讀書中秘詩名滿翰苑予嘗得觀所作於同年南里憲副宅詞翰兼美玉映金輝固方今之雋筆也乃復見是編又重之以安厓之請是安可辭爰記歲月於簡以示讀公請者考焉夫精而典者文之致也詳而諷者賦之方也公詩咸有焉豈但示諸後人雖傳之於世可也公以為何

如哉嘉靖癸巳春二月己丑序

奉壽王母太淑人韋氏序

南臯公來撫陝西奉其母太淑人於撫臺凡飲食起居必躬必親太淑人視南臯公盡心體國心益喜身益康寧故南臯公益得肆力

王事民之休戚利病一切整齊振作不急不迫成就厥度矣冬十一月二十日太淑人壽踰七旬關中士大夫登拜於堂上太淑人千歲壽已又爭為歌詩賦頌以揚休美以廣德心於是以海為序引諸其端海惟古之賢母所以成就其令子名于當時傳之後世

蓋非徒然諄諄切切而不量其子者也蓋必有以先
知其子之可進於上故周思曲慮必欲引之於道一
觀視一嬉笑率加謹焉若孟陶之母是也南臯公雄
才雅度海昔雖聞之然固未嘗就見也乃是秋九月
會公西巡過鄧不俟罄歛而已知其為南臯公矣其
所成就豈媿于孟陶氏乎今閩中連歲不登十日之
內米價騰湧民不復望更生南臯公且賑且處出藏
庫之積令民轉糴取息歸以自贍麥豆有收方還其
本不幾月而西北兩地之米悉輦致郡邑矣市无騰
價民有生心視區區沿村歷畎而不知經權之變者

殆何如也南臯公與海言昔元大夫治尚書兼覽群
史以病痰不能卒業然天性耿介於人寡合端居危
坐晏如也某自少及長凡所為學實未出就外傳皆
先大夫口授手改以有今日出庚午冬雖嘗迎養京師
受有

封命然甲戌冬莫不起矣幸老母在得朝夕承顏古
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况今日乎傳稱一舉足而
不敢忘其親蓋南臯公之謂矣太淑人之德本之先
公南臯之勲業本之太淑人是皆獲壽之本故海僭
述之以為壽太淑人詩序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冬

十二月丁酉序

送陝西按察司副使南埠李侯兵備西寧序

李侯知西安之四年

上以邊事方殷不可无文武全才之使以治西鄙會西寧兵備員缺以侯陟陝西按察司副使往蒞厥事侯承

命唯謹卜日就道吏民擁留相望於道侯曰此

上意也我何可留百姓泣下侯亦泣下凡西安屬縣之民間侯之去若失慈母不可復望生全予感侯在府四年臨民御史惟知行其所无事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不後事以先名不違情以干譽庶以正已嚴以申度慈以撫民敬以臨事无怪乎百姓之如是也夫邊備

國之重寄用非其人豈特疆宇阻闕為國之羞而生靈安危一切繫之欲幸功矣或誠降而啓釁欲私利矣或托乏以扣食是以士无戰志方无寧守若往年甘肅之事是也邇者關内大旱連歲不登拯救伸縮惟侯獨為長計使穀不騰價民有恒心當食皇罔措之時有垂盡可生之望此至難者且易易處之况其易乎則西寧之役在侯特反手耳諺曰履欲固視前

步豈直予所望于侯者然也西安諸士大夫與當朝縉紳皆是望之侯車將西關內諸士大夫咸為歌詩贈侯以海序諸其首于是掇侯已事聊書贈侯有謂今日西門鎖鑰非侯焉者請再勿敢更言天下事也

炯然亭序

監察御史兩厓朱君子禮表其師陽明山人伯安政學篇炯然之語為炯然亭縉紳大夫或為記為文為詩為歌以識其事既成巨帙諸君子以予序其篇首予有以歎朱君之好學也夫既舉進士服官政矣乃

孳孳於學如是宜其行義文采卓然于時學之有益於人如是哉黜襟之子蓋莫不知學然售一試得一譽即睨視萬物先生長者立於前漠然若无曰此何草草章句者陋哉非吾侶也情蕩而志驕中溢而性枯曾不知身何以自立而曰吾將以彌綸天地之化也行何以自善而曰吾將以裁成萬物之道也於乎予自弱冠以及今所見皆若人也寧非朱君之罪人哉信乎陽明之教非朱君不能炯然於心學而至于炯然于心則推之事庶其可以彌綸裁成矣夫敢以是為諸君子復因併以為學者告嘉靖癸巳秋八月

甲戌序

商州志序

五溪蕭子以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治商洛漢中謂商
為關西大郡當有以傳其文獻于是取郡志叅校更
定而成是編筆雖秉于任氏而斟酌損益則一出于
蕭子刻既成以予序諸其首予惟郡縣之志闕畧廢
壞天下十有八九揆厥所由視諸官師加意與否而
已

明興百六十有公平典章文物前此之代莫之能或
先也數年以來官程格于口禍理道整于議端

太守則繁劇駁襍欲事事皆親與切歷罄靡然後
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
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蓋御史之令皆
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
志不可以貞而廢特矣理不可以致而更慮矣廢時
者莫能以自宜更慮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
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兖州焉曰長者
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教則親民可
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况乎兖也由是則君之
為兖州可知已矣今兖州之民濱之于海困之于饑

卷一
三
饑疲之于科役若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美焉
則由是使兗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強者孰
謂非君也又况鄒魯之地夫子之里邪君吾知免已
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
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
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
者以幣從于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
時且幼且勞望之屏然不敢出息居數日心苦不自

伸數月彌苦曾曰此生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
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
狼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
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
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
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道而欲有以勉焉者也

贈東御史序

國家制為考績之典以待天下之吏監察御史官正
七品體統居布政按察使之上其府與州與縣又聽

布政按察使之指揮益不得與御史抗其有過也御史但以尺檄下皆頸鎖以見莫敢正目故自布政按察使以下凡御史以執事行皆得而約束能者以旌不肖者以黜

朝廷為之倚焉而御史亦有考績之典者若外之所為既皆惟彼是責凡內之

朝廷百職而或未必皆才皆稱任使皆廉飾不貪惟御史居與之正其政事得失人莫聽議者亦惟御史正之御史之職修則是數者各得其正而天下治鬼神亨

天子無為而受天下之賀不修則事不得其序人不獲其生天下不得而治鬼神不得而享

天子之意不得而稱故考績者於御史如嚴馬太原東君為御史幾年劾奸艾惡如決癰潰聞一君子之守雖墜且廢也必極力伸之使得於其志一小人之无

馬雖勢不可撓亦必深論而不以為諱故朝廷之上凜然皆知東君云云御史楊宗文謂君考功吏部有聲欲余以言贈君故以御史之職與君已行者誦之若曰吾无患乎終身之不為君也

泲東樂府後錄

曩予嘗著汴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所觸則亦莫能自己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錄忽已倍前則又笑予踈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知其時之費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稱絕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輒能奏成洋洋遂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盛時益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婦田三十二年益肆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

涯乎衰倦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化上媿高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

送虞坡楊子行邊北還序

今年春二月

天子方南狩觀卜顯陵起相國石門公往視九邊布政令敷恩澤石門公以贊貳上請

命司馬大夫虞坡子往焉由宣大而西至甘肅冒暑隆歷嶽岵凡七閱月而九邊視畢節麾所至邊人无小大咸感激思奮慮无以稱荅

休命石門公自以得虞坡子為慶而藩然南溪張子

乃以裴晉公比石門公昌黎公比虞坡子予以為知
豪傑之上日也虞坡子昔仕閔內數以予遊歷整屋長
安二大縣豈第之政貞固之操民至今誦之其休休
之量明若之資超邁之見殆若天授及轉官司馬部
子竊以為邦之遠器富在若人因與諸士大夫言之
而石門公果今獨知其賢引之以借茲使英雄豪傑
之在人代雖顯微異地天下後世未有悶之而弗知
也況同時同事於石門公哉擬人必于其倫子于南
溪子躋臣而虞坡子大人舜原侍御昔嘗令扶風惠政
在民虞坡子將過扶風扶風士大夫感舜原侍御之
愛以予言贈虞坡子予方幸虞坡子能再予見也其
所欲言於虞坡子者雖脩歷晨夕未盡也况酬應數
言哉今邊計方壞而將領威薄加以兵微食匱正君
相所當拯拯劑量之際也歸奏之後凡所望于石門
公與虞坡子者奚但予與閔內上大夫而已也夫耳
之所聞目之所見將孰為親九邊之事予烏得而不
望石門公與虞坡子也

任氏世承榮命錄序

巡撫陝西等處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溪
任公奉特

恩陞戶部左侍郎歸自巡邊便道武功過訪予於潯
西山房出巨帙示予曰此予世承累

朝之榮命也茲將刻棗傳之子孫予先後宦游關中
蓋將十年關中士大夫知之者莫如先生宜有以序
之用昭先人之潛德彰累

朝之

恩遇予山林野夫辱公知最深義无可辭據錄首
載

英宗睿皇帝褒嘉厥祖義民公勅次及
武宗毅皇帝與今

上皇帝所賜公與公之

勅之誥蓋正統初河

石助賑夫富而好施宣聖所稱仁能恤衆雖鬼神且

監祐也况欽明古辛如我

英廟邪焦生有言曰天之所與其福不始傳有之曰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二世之後篤生西溪公克開厥

宗為御史副使參政按察使布政使都御史侍郎慈

惠承於先公恩澤加于百姓遼東不靖簡自山西撫

臺旬日之間罪人斯得反側丕莫乃又以關中重地

尤慎尤亟於是

命公自遼東移鎮而來入關之日軍民鼓掌相慶老
幼籲天若得慈母戶部關侍郎吏部疏

請於

上上特以公為左雖公之才德克稱

帝心然而先人之陰德潛滋暗長不可誣也公茲入
於

朝忠誠所至

帝眷必深所以福下民佐

皇化不但區區三鎮軍民之慶而已公之子孫宗族
苟讀是編而繹思之則知善之當為其效如此長而

福如此倘有不待嚴師以教而自无不奮承先志者
矣序以俟之必有知予言之可以感人者矣

東泉序

即墨故有東厓書院在城東一里許自藍氏之先所
創今七世矣載在山東總志蓋司寇勞山公洎其子
北泉侍御昆季咸藏修於此北泉與弟深甫皆擅才
譽能文辭人或擬為藍氏三鳳深甫雖就選貢尚未
大售所負而徵甫以鄉進士拜知江寧其宏才駿聲
不直山東士大夫傳說而已予初筮仕與北泉交顧
甚厚今北泉又二十有二載始與予弟德清同舉進

士為御史建明之澤未下於民以言家居休休遂遂
稽古尋樂若將終身豈淺丈夫能彷彿也徵甫治園
亭於書院之後植松柏數千株竒花異卉博物者莫
能遍識又取東海之石羅列峯巒塔翠滿前恍然身
居蓬島之上也方念安得一泉以成茲美僮子掘地
東西得泉報焉清冽澄徹其出不窮徵甫因以東泉
自號積厚履深坤靈錫瑞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東泉
以書抵予欲予為序將附書院所錄之後予以茲泉
應期而出實藍氏子孫流芳不息之徵也東泉子幸
以記而竦之當知予言之匪妄爾昔勞山公巡撫陝
西風力德教幽明咸仰顧未嘗刑一不辜以要名釣
譽民至今以鈞陽公同頌之近執事者信委官之譎
誕質實之民不知何所犯而徒流之人縣動數十安
能如公之在陝哉子孫之興宜矣宜矣

對山集卷之十終

